衎石齋記事續稾

衎石齋記事續稾卷九

嘉興錢儀吉新梧

岷陽二帝廟碑 代張方伯作

岷陽二帝其先曰蜀山氏傳曰黃帝子昌意昌意子乾荒皆取蜀山氏或又曰黃帝之後也或曰高辛封其少子於蜀葢歷軒轅洎成周曠遠數千祀是不一姓其主國傳阼有若蠶叢栢濩魚鳧邈矣而蜀之士民利水土誦圖籍尸祝社稷者惟二帝二帝者望帝杜宇蜀至今稱之曰杜主者也後禪其相開明曰叢帝開明者荆人

一號鬱靈鬱牂柯水名也靈之言善也故或書爲令或
曰其事多神異故爲靈云蜀之國前褒斜後熊耳峩眉
玉壘以爲城江潛綿雒以爲池牧文山而苑南中廣土
衆民惟食爲天望帝始教之稼穡樹藝民迺有穀穰穰
富庶號爲陸海天府矣蜀之水其大者類以江名左右
千里交午四達胥輪於岷江一旦江暴溢觸大山懷襄
怒上蜀水悉氾濫民昏墊如堯時望帝乃任開明治之
遂決東沱復禹迹故道更鑿巫山闢三峽以下洚流民
迺有居於是望帝以開明有大勳勞而與位焉退自隱

於西山其事略見於楊子雲應仲遠來敬達常道將酈道元之書而郫邑爲其故都遺墓在焉宋康定皇祐年兩修復之碑文猶存其廟於郫則自齊明帝建武中自灌口來徙傳今千四百年屢廢而復民之思也帝之德也葢百世不能忘也道光十五年日最來守成都以事至郫訪其故址則封樹罕存廟陝盡圮懼盛德之祀將泯惕然圖惟何以垂久會郫人以復廟崇祀請余任爲之倡賚采氂黎響應協同乃作新廟爲殿屋五間東西廂六間聽事旁室宇及門又十餘間築垣牆四百五十

丈種樹萬餘株以爲禮重報功春秋大復古遂上文書
請列官禮傳之無窮屬以墜典之久而始舉也長官重
其事數尼不行日最力陳以爲二帝敎稼益稷治水纘
禹揖讓法堯舜功德隆焉而江水之治全蜀底定幷非
李冰鑿離堆文翁穿湔溉田數邑者比且其事去夏后
氏時歷年多功同於創而李文近因其後以有成然且
列於時祀以荅神庥而慰民志也則二帝曷讓焉遂固
以請令節使大學士竇公韙其言而遂之部部如其議
上

天子曰俞下所司春秋薦饗官給祭費如例自道光二
十三年始𦲷距始請時已八年矣日最蒙
恩命累遷官今將去蜀而部檄適至於是郫人某等謂
余是役也實始終之惟麗牲之碑宜有詞鑱石以諗來
者余不敢以辭遂為頌曰
煌煌井輿照臨遼初蜀山攸居　江羕威夷林廟實遺
二帝之思　釃流泱泱如機斯張利溥害鄣　禹功平
成易世錯行明德載賡　沱別東排標以玉崖璞言允
懷　遂墮嵯峨如龍門河東亹跳波　長瀾既東南紀

道通二帝之功　脫孋遯嘉與賢匹家配於勳華　法施有馮古也豆登典廢莫與　雨膏陽晞芸鼓賽祈降福不違　惟
皇聖仁懷柔百神舉遺肇禋　崇宮蜖蟉龍旗沛㳽慶神止留　椒馨馀音靈兮居歆大有斯今　純嘏引延如山如川於千萬年

謹案此文成都刻石時多所增易與元本迥殊坿錄異文於左方以諗論文者男彝甫識

岷陽二帝廟碑石本作岷陽新廟望叢古帝碑

高辛封其少子於蜀石本下增也字葢歷軒轅洎成周石本改羲

軒洎成周系上文言蜀山氏自黃帝始不當上及伏羲洎作洎字之誤

柏濩石本作柏灌而

蜀之士民石本而作今蜀至今稱之曰杜主者也石本蜀改梁州

一號鼈靈石本鼈作鼈鼈牂柯水名也石本鼈作鼈牂柯作牂牁也字刪

靈之言善也故或書為令石本上句言上增為字下句改故文從令故為

靈云石本為上增劭字蜀之國以下四句石本國下增旅華陽津黑水二句前

改抗後改抗下云雖嶲眉玉壘以為邪塹江沱縣潛以為池

廣土眾民惟食為天

石本改云大川廣谷外宅茝巴犂黎僕食民迺有穀穰穰富庶號為陸海

天府矣石本有改攸穰穰改浩穰號改誂蜀之水其大者類以江名

石本移其大者三字於名下左右千里交午四達晉輸於岷江石本左右改襟帶四達改蕩瀆晉輸上增一然字一旦江暴溢觸大山懷襄怒上蜀水恐氾濫石本作岷江嘗暴溢懷襄怒上觸彭門阻夔巫蜀水句刪望帝乃任開明治之石本改望帝療之迺咨開明敷治遂決東沱復禹迹故道更鑿巫山關三峽石本遂作肆下句作復禹舊跡更乘瞿上淪三峽民迺有居石本改災岷復粒於是望帝以開明有大勳勞而與位焉石本有大勳勞改爲賢二字焉字刪之書石本此上增儒先二字而郫邑爲其故都遺墓在焉石本改而岷陽實其朔都遺墓巋然二君劍舄藏焉宋康定皇祐年石本下增閒字碑文猶存石本作碑文具存齊明帝建武中石本

明帝字刪自灌口來徙石本自作由余來守成都以事至郫石本作日最守成都因事道郫故址石本址作趾郫人石本人下增土字乃作新廟以下六句石本作廼營新宮創殿屋五間東西廊六間齋室賓宇及外藁又十餘間築二帝墓繚垣四百五十丈雜蒔松柏三千餘株禮重報功石本禮改王制請列官禮傳示無窮石本列改隸示改之始舉石本始改假日最力陳石本作及日最臬蜀攡藩宣廼又力陳敎稼竝稷石本竝作緒并非石本作匪直文翁穿湔石本下增江字去夏后氏時石本氏字刪而李文近因其後以有成然且列於時祀石本作而秦漢二守去望叢時遂代近跡鄰於因然且列享時祀遂固以請石本遂作聿天子曰俞石本作皇帝曰俞官給以下三

句石本作秩宗給祭費如典彝始於道光二十二年月建仲秋盍距初請時歲八稔矣今將去蜀而部檄適至於是郫人某等謂余石本作茲將去蜀而祠官適以時秬鬯二帝廟於是郫之守士暨布衣孫錤等謂余惟麗牲之碑至末五句石本作惟麗牲之石宜有刻詞以章本朝之盛典且諗來者余不敢辭故爲之言并作頌曰林廟實遺石本林作陵標以玉崖石本崖作巖與賢匪家石本匪作弗配於勳華石本配作協古也豆登石本古也作古昔靈兮居歆石本靈兮作靈脩於千萬年石本於作何

李忠威公廟碑

李君叔鯨爲陝州之二年政修民和思隆古道正人心厲臣子之節州故有宋武節郎閤門宣贊舍人知陝州兼安撫使授右武大夫宵州觀察使河解同耀制置使贈彰武軍節度使謚忠威李公之廟嘉靖中建至今屋壞不可治市地於學宮之側而重建焉宏其棟宇備其祔位定其禮秩書謂余曰公之忠烈知勇赫矣哉顧世遠州人不悉聞乞箸其事鐫之石以示後世余曰願有言也遂書之公諱彥仙字少嚴初名孝忠鞏人也少有

大志知兵尚氣節靖康元年金人南侵京師急公散家貲得三千人入援補承節郎尋以上書詆李忠定不知兵恐誤國下有司逮捕易名亾去出爲戍將峭罷閒以策說大帥范致虛不用爭謚牢致虛怒復斥罷之而致虛果敗建炎元年金人屠陝州經制使王瓊遁公時又出爲石壕尉守三觜聯絡石柱大通諸山以爲固百姓繈負歸之簡其武銳多爲覆隘中以待虜至輒擊郤之未浹月破虜五十餘壁明年春兵傅州城巷州人在賊中者爲內應夜濳師沿魯水八城夾擊虜遁遂復陝州

獻俘行在所高宗嘉歎任以州事賜袍帶槍劍許便宜奏事時兩河地皆入金函谷以東惟陜在迎其家人於輩曰吾與城存亾矣日誦忠義激厲其衆軍中所得金帛悉均散之毫銖不入巳士皆樂爲用分遣部曲徇安邑虞鄉芮正平解皆下之尋又復虢州河東豪傑皆願內附上書請詔陜西諸路濟師將大舉張忠獻方經略川陜弗之許也嘗用諜者言大破婁宿於蒲婁宿僅以身免恨甚乃以萬人爲一軍凡十軍更日薄城臨衝天橋鵝車火車晝夜相屬不息公隨機捷應閒焚其攻具

或乘之兵虜輒卻而圍不解諠生兵期必拔城中粟盡
煮豆食衆公啜其汁豆亦盡忠獻檄鄜統曲端救陝端
忌公威名出己上幸其敗不肯出師城陷公死之從者
將佐龍門邵雲夏呂圓登陝宋炎及盧亨賈何閻平趙
成及屬官陳思道李岳杜開通守王滸趙叔憑職官劉
效馮經縣令張玘皆死州民無一降者婦女擲屋瓦擊
虜哭李觀察不絕時建炎四年正月也公死年三十有
六方是時兀朮鵝張江淮閒御舟浮海走幾不免焉是
秋忠獻敗於富平諸路駭散非吳玠和尚原一捷則蜀

且不守葢嘗論宋之不復有中原也自棄之也始開大
元帥府於相州未嘗北向發一矢而乘輿已南矣時則
宗忠簡公獨持正議守舊都兩河豪傑趨奉約束勢稍
振矣迺二十疏請還汴然終已不顧自是二三年間侵
弱滋甚人心已漸瓦解而李公官一尉據一州孤軍孑
立戎虜中兵食俱絀特能忠義感人喋血鏖鬥大小二
百餘戰屢摧強敵國有人焉如是使以忠獻之精誠重
望得若公左右之合師陝右公爲謀主進可以規復中
原退亦必牽制兀朮緩其南下而其君何至有航海之

難其臣又何至喪師失地重貽姦人口實而諡堅其和議也哉故畱守沒而宋都遷李公殉而隴危吳玠用而西蜀守昔人有言國以一人興亦以一人亡豈不然乎豈不然乎且夫知人誠不易耳乃其材能已暴於天下而猶疑其人廢其言徒令懷忠抱知屈其勇略卒以身殉而國事隨之豈不重可惜哉而如公則固廟食百世而無愧焉已余繄迹於汴不得謁祠下謹遙踞而陳辭曰

皇天愍此下民兮降忠賢以爲正遣陽九之昬椓兮懸

二離於紫淸瑋夫子之盛節兮屘于將而佩瓊奮一尉
賢侯王兮屹下邑爲長城枕鮫抱虎義憤踊兮心拱翼
乎上京紛闔外孰知兵兮大纛尼而不行彼娼疾其又
何算兮㗊不達余之忠誠志齊相之復國兮終孔門之
絕纓揖巡遠余天飛兮奚報矢於進明百世聞者猶號
慕兮宜多士之殺身而從橫峩峩靈宮兮樹之風聲勝
茲舊部兮惠我穀成嗟末流之滔滔兮望崇高而怔營
誓九死其無撓兮願先民之是程景虞淵而可返兮維
鼇極而不傾貫洪河而鑄太華兮範臣子以永貞

贈資政大夫陝西巡撫故山東萊州府即墨縣學教諭熙崖楊公墓碑銘

公姓楊氏諱兆煜字炳南別字熙崖嘉慶戊午舉於鄉年三十一後十年大挑二等又五年選授萊州府即墨縣教諭時尊府君已前十年卒則奉母氏趙之官舍居五年母一旦思鄉里公遽請養奉母歸聊城公少年博學英特蚤爲長沙劉公器異名藉甚其後出入試選勞困垂三十年始得一學官其居職廉正教士用胡安定分舍法古經今事眅別綜貫指講上下可拾級至也弟

子悅服成就者衆上官亦有聞將列薦而公釋然不顧以去㕘壹以順適其親之志誠不忍身一日離於左右也故舍彼取此昔陽亢宗爲國子司業訓諸生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於是乞歸養者一朝二十輩其三年不歸侍者令斥之公之以養歸也當時賢士大夫宦學去其親聞之其將怦然有動於中卽朝夕親側者依依燮養愉怏諠加於平時又可億而知也嗟乎古今人誠不相及邪古之有爲也振厲往往駴蕩時人耳目近世儒者則誠身自盡默與幹

務是以亢宗峻於令楊公篤於行要其本孝之意豈有
異也夫忠孝者恭二其名而一其性皆不忍於君親以
成之也亢宗之犯顏直諫豈爲名高哉誠愛君也假令
以公之至性處之是亦亢宗也士固可信乎其素特時
會遭遇不同耳而國家學校之官在中在外必加亢宗
加公其於師教也無愧焉已毋歸數年猝中風半體拘
攣公廢寢食精思營度醫藥請神以身代沈痾復起至
九十有二歲迺終公二子以增以坊以坊八縣庠從公
家居以增登戴蘭芬榜進士爲縣令累薦擢官公不忍

離母側未嘗就其子之養泉居喪明年躬造營葬苦居草食廬守號泣年六十六矣不以禮稱不毀而弛其哀觀者皆歎挹以爲至孝至孝云公爲人仁恕而質直嘗自號實夫處朋友諍而無後言急人急若在已嘗欲有所利濟於世而絀於力若旁近橋梁道路之屬一爲之即罄其所有平生好佳山水在即墨游二勞晚就養襄陽有鹿門隆中峴山習池之勝時扶筇步屧其中會修孟亭病且革矣猶懸孟公像室中爲之贊其高致絕俗如此余嘗聞之師忠孝天性必恬淡無俗嗜乃無有能

奪之者觀於公其信公卒年七十有一上元梅伯言誌
其葬糸屬贈封子女既備書今以增擢任陝西巡撫署
陝甘總督恭遇
慈壽推恩
晉贈公資政大夫如其官爰準通禮樹外碑而屬儀吉
爲之文其銘曰
瑋哉楊公至德塞淵孝乎惟孝展我先民信脩踐禮鴻
濟推仁順事慕思以終其身順親之至耄期而緩慕親
之至逾耆孔哀疇無父母心竦名歸日君子子曰迺人

師人師伊何在梭知政所因者本其獨也正五致以備
四達以撒階天不悠顯有休命於
皇追錫惟公受之緊聖垂經惟公蹈之廣原𢖍𢖍閟碑
地貿稱德比崇永保爾後

武顯將軍甘肅寧夏鎮總兵署和闐辦事大臣

署甘肅提督史公墓碑

公諱善載字叔輿别字松舟姓史氏其先自京兆杜陵至壯侯居溧陽其後遷鄞又遷餘姚明隆慶中又寄籍順天今爲宛平人自壯侯至公五十八世祖考振常公早世祖妣節孝沈庶祖毋王同心撫孤以有立是爲公考牧庵公諱謙以閤鳳山尉遭林爽文之亂城陷不屈死之時公妣陶前卒公先奉父命慎護大毋曰以委汝矣赴難弗及震慟不欲生方是時百姓爲牧庵公義歛

殯於縣堂逸囚數十人槍刃翼蔽奉太夫人公子走臺
郡以免寇烽鴟張一日數警又奉節孝之福州糧絕又
從其族人於弋陽賊平
詔褒死事之臣公得廕雲騎尉及引
見故事當出隸督標公獨被
高宗旨留京營學習京營有世職自公始䟽守備界官
至南營參將清操遠度不競不絿境治咸肅
大駕春秋歲事常從屬車癸酉秋畔民闌入
宮禁

仁宗自行在旋蹕公先路清塵嚴捕匪黨九門方戒嚴
公言於步軍統領宗綽羅公請開城便民以安衆心仍
檄巡密詗匿賊者罔赦如言事定時論稱焉統領以是
知公數引薦數年陟擢中營副將軍政一等又以陸路
總兵舉公德器凝定每應變如平時
上尤稔知公
登極逾月即拜寧夏鎮總兵之
命至則嚴紀律除戎器補佚馬練部曲而厚勸賞擡礮
之制火器至捷公創爲之遂以入奏尋

敉下各鎮皆用其法尤善䘏士卒因知其材否良惡怯勇擬拔皆允其任回疆五城陷公以楊忠武檄帥千人西討始補守庫車之沙雅爾揚威將軍至調隨營統吉林索倫兵爲前敵繼又以糧運將不集委公爲翼長總後路督運駐第九臺巴爾楚之生地莊冰澌氾濫路絕公於第十一臺衙阿拉克迤北得沙岡處伐木開道千餘里道通運以無阻和闐大臣死事奏以公署理並偵緝玉努斯逸匪時所過郡保大抵空無人有獲者反復訊無從逆迹卽釋之先余帥步雲斬所獲者將入告邀

公速署名公謝曰予之功也固言之卒勿署公處事以誠而性仁讓雖懸軍荒外不易其素守如此和闐城被焚回民畏役四遁公先張示具言使者所以勞徠安集之意速歸無恐則葺垣墉勸屯種省徵調民聞風還業歲適有秋運麪十萬斤軍中以繼饟又送絮襖袴各二萬爲冬備尋奉

命還復得

旨交部議敘己丑春署甘肅提督是冬引疾歸時長子致蕃官刑曹公京居十年致蕃出守福寧調福州擢官

江蘇常鎮通海兵備皆就養公頎身廣額爲人厚重坦易其論事言盡而氣益和尚信義一諾死生無變喜爲詩工書法嗜老子道德之旨觀物從容蕭然有以自樂癸卯冬仲書諭其次子致昌大梁謂天寒不得游金焦二山但看醫書遣日耳後數日病遂卒後二年致蕃等奉公葬於山陰謝墅官山嶼之陽配李夫人祔既封宓有外碑之刻致蕃以屬儀吉不敢辭銘曰

大忠之門有濬靈源篤生偉人壹志誕置曰惟忠孝厥本是竴服事

三朔其政蕩㮛入奉京輦出守邊鏁內靖外謐祇
天子令衆處博燮功成不言茂德餘位施之後昆伯仲
科第諸子皆彥孫也代儁髮公不聞豐江沄沄千巖碧
嶂東溟其逝磐石長存

史氏雙節大忠兩世合葬墓表

史氏自壯侯居溧陽爲大宗再遷至餘姚名系代擅不失其緒邵學士晉涵序其宗譜謂數千年昭穆若眡諸掌者也在明中葉有自餘姚僑籍宛平者溯壯侯之世四十有八又八傳而至振常公

公諱名義字振常以字行茂學早世配同郡沈氏時年二十有五力貧撫其三歲孤側室王年二十有二矢志同心相提抱以存其宗及長爲鳳山公王中歲先沈卒沈以老壽終嘉慶間邑人上其事有司

詔旌雙節時論以比蕭山汪氏而史氏孤盡節海外光於前人其事尤偉云

鳳山公諱謙字昭和別字牧庵以兵部則例館效力敘選尉延平之永安官二十年兩攝安沙下淡水巡檢調尉臺灣之鳳山廉而卹下所至民親漳賊林爽文起彰化踞諸羅南及鳳山鳳山城自鄭氏築累土數尺耳嘗兵號千人分防十六七公度不可守誓以身殉人辭其母曰兒不克終事母矣願母自愛強飲食無復念兒乃屬其子善藏曰我死職也大母老矣吾力不能滅賊致

震驚老母罪也汝奉大母避寇亟出民吳永芳者其人好義可依恃居又瀕海若乘間北渡庶免於難大母安我死瞑矣處分畢徑出禦賊不復顧賊莊大田者薄東門公從知縣湯公大奎等開城出擊戰甚力賊卻走至十餘里外俄潛衆右移突傳北門殺千總丁得秋以入公巷戰不利馳還縣廨與湯公朝服坐堂皇賊大至奮起斫賊不殊瞋目罵不絕遂遇害湯公亦死焉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也至夜百姓號赴爲義斂與湯公並殯於縣堂大兵檄調未集義民四起擊賊復數縣

願力不及俄又俱陷鳳山之再陷也縱火賊解公棺及焉百姓又號赴掇骸骨櫝之揭其官氏奉之野廟中五十三年春爽文等伏誅公族子積丙方在軍中先趨護其櫝內渡善載始奉公喪遂謀筵夕初史氏之僑比者世世皆反葬如禮而振常公時尚未葬故善載卜兆於山陰兩門外謝墅官山嶼之陽兩世合葬焉公死事聞高宗褒䘏賜祭葬世襲雲騎尉崇祀昭忠祠公娶蕭山陶氏有子二人長保善天次善載以廕仕累官至甘肅寧夏鎮總兵道光元年

覃恩贈祖考兩世武顯將軍妣皆大夫人而庶祖母王
請　貤贈如制善載晩自營壙志從先人故其葬同一
山三世宰木相望也余旣碑總鎭君之墓感慨世德復
書沈王兩母之苦節及鳳山死事本末而表於其阡

此山鄒先生墓表

嘉慶十有五年冬此山先生以淮安府學教授老歸其鄉後二年病卒屬其子鳴鳳鳴鶴及嫡孫覲眺曰吾仕宦三十年而家日貧今且沒無以葬若曹䘮之其稍有立也然後營吾事鳴鳳等哭受命其後十年鳴鶴成進士以知縣用乃得葬先生於其縣蘇慶灣之原旋就官河南未刻隧石又後二十有四年鳴鶴奉其生母喪還祔葬時鳴鶴官知府已更數任有勞績記名以道員用　贈先生階四品於會典當樹表墓道

乃以家狀屬其友錢儀吉爲之文鄒氏系出唐曲江令賢故錢唐人宋天禧間徙武進其居無錫自道鄉忠公之弟進士洞始二十三世至先生諱麟書字曾瞻幼失恃讀書通敏好忠孝大節年十五顧復初先生奇其文二十三補縣學生踰年食餼尋丁父憂自後省闈九試七薦巡撫陳文恭公目爲名世士使肄業紫陽書院院長沈文慤公引爲忘年交辛卯獲鄉舉年已四十有四矣壬辰乙未復兩以從子奕孝同考迴避不與試先生性剛介尤嚴取舍家奇貧每計借蹻屩往來備嘗艱苦

志操諡厲辛丑大挑一等以知縣用分發直隸是冬視
事沙河明年署阜城縣事又明年補故城知縣縣當水
道衝舊例按圖拘役民以爲病先生首捐俸爲倡並令
犯笞以下者得書罰以免集金爲之息邑士之公正者
司其出內改差爲顧民甚便之縣多廢壤然濱河易淹
沒民不敢耕則與民約築隄墾荒三年中不取一粟既
成乃以一畝之賦賦三畝民爭赴墾先後成常稔田若
干頃上言於府府下它縣墾荒以故城爲法會歲旱議
振冒署覈戶口得疾並請改補教職大府留之再士民

皆固請嘆曰此何等事而以病身塞責可乎遂行選授江寧縣學教諭著臥碑說四箴疏以教士攷邑中故實岡羅遺佚成金陵小錄四卷久之以例遷教授知府某忌先生方直先生殊落落不相能也無何山陽冒振家發守令校官皆被禍先生獨未奉委吏訖亦不及識者皆謂先生其知幾乎謝曰天幸耳然古人有言知止不殆此其時矣遂告歸鍵戶課子自定詩古文稾若干卷舊譔醫學示程十卷更加審正嘗訓其子孫曰士無遇不遇必先立志同一心思學力志高則以之上達卑則

適濟其下達而已又曰士必知所以內重吾去官貧無饘粥然一點眞氣經數十年時風衆勢不爲奪吾胸中常浩然也先生之生平遭遇困約而得力於學益如此

曾祖治順治甲午副榜內宏文院中書舍人易家所稱靜岳先生也祖顯臣太學生父士起縣學生母岳氏先生凡三娶華氏早沒鮑氏有子宗范郎覲眺父也方氏有子學范殤鳴鳳母阮氏鳴鶴母李氏方氏之歸先生也後勞苦拮据教養子孫以立其家老就養鳴鶴羅山縣任沒于官舍李氏遭先生之喪旣以身殉矣遇救而

蘇事在家傳不備書

安徽廬州府合肥縣知縣白君墓誌銘

君姓白氏諱守廉字景中別字敬庵先世家汾陽贈武功大夫守備諱用始遷河內子曰天富從征噶爾丹卒於軍無子以弟天貴子光顯爲後累官廣西富賀營都司從征策旺乘危勇鬭陽湖趙翼紀其事與下同甘苦而約束嚴每過師秋毫無犯人尤難之子雲上乾隆庚午辛未聯捷武進士歷官江南平望營都司揚州營游擊金山營參將漕標中軍副將仕有惠政祠於揚君其仲子也妣韓繼妣張君四歲師抱置膝上讀過若夙誦

長自刻厲摟居三年鈔書積數尺舉乾隆戊申鄉試庚戌
恩科會試中式丁副將公憂服闋應　殿試登潘世恩榜進士注選知縣久乃任安徽之石埭居五年修城垣復書院懲豪猾獄幾無四巡撫董文恪公以卓異薦尋調合肥君爲政廉恕善決獄而務以仁感人巨姓械鬬敵者多死則自爇一人以訟久不得主謀者君能得之獄以不留富家墓人夜剸盜樹者死衆謂其家豢衆殺之也君不問則爭訴譁然君笑曰暮去家四十里孰豫知其盜樹而衆守之乎卒以誤殺論姑虐童養婦

幾死舅請歸其母婦不肯君命爲已女縣堂具輿服鼓吹送之而諭姑以慈愛卒安其婦在石埭蛟水驟至賴君先完城得無患合肥夏旱振十餘萬人晝夜循視一不涉胥吏手會感時痠不少休邑人程某有黃昏譫語說飢民之句旋以失察坐吏議去日有村叟持數千百錢爲償帑金其得民心如此嘗充江南丁酉鄉試同考官得熊一本等皆知名士罷官後主講大梁崇實觀海崇明書院所獎成尤衆暇讀杜詩陸詩爲之注道光八年春二月六日卒年六十有九著有自怡軒文集詩集

若干卷山海經蒙求二卷元配吳山東萊州府同知純仁女先君十五年卒側室程子四人鳳鳴鵬鶱嫡出鴻儀鶯濤程出女一人孫二人某年月日諸子奉君祔葬於揚州北門外雷塘副將公塋之左始鵬鶱走京師乞予銘墓不遇復來大梁以爲請君於先學士公庚戌同年辭不可則按狀條其行事而銘之曰

三世將家道所殆仁人爲之亦无悔起家經術此賢宰民萌謳歌官則罷炯介是其所以乃終完令名冰雪皠兆從先公孝無改我文斯藏閟遐載

朝議大夫前江蘇徐州府知府繆君墓誌銘

君姓繆氏諱元誥字澄香上世自南昌遷蕪湖考諱暉吉歲癸卯在濟南同知任而君生故又字東生後任閩之建寧調福州將軍魁倫公劾倉庫虧缺獄急則斥其家財二十萬爲賚屬償使所虧不及萬以免死者甚衆士大夫多其義至今稱焉妣歸安嚴氏前妣某氏朱氏君娶於錢儀吉之從姑也有子三人榮琦榮瑞閭女一適錢唐吳公謹側室張氏一 女㓜君爲人明敏絕特而志高遠視世閒聲名事業一 時甚烜赫俄而銷歸無有

以爲天之與我必有其可久者慨然有求道之思少工
文詞一應順天鄉試即首薦後乃不復就試時則睢州
蔣侍郎爲道家言持論堅而辨朝士多從之游君與焉
乃爲侍郎全閱道藏擇其尤者梓行之旁及梵夾文字
一目半紙頃刻盡其帙侍郎大驚謂有神解已有會於
參同契常静坐不通賓客久之悟其無實則去之而讀
易中庸論語曰吾且習此數年以俟其悟後自校刻蕺
山夏峯諸先正遺書常以贍人且勸之讀曰守此庶無
咎悔矣乎君始官戶部員外郎至是改官刑部數從其

長出讞獄浙某中書家祠被發犯已得君察其有異窮
詰日月驗其器與鑿孔劙痕皆不合竟白其誣巡撫以
下坐譴斥有差逆黨劉第五名捕久或得而獻焉僞也
賴君爲昭雪
仁宗臨朝大息曰小民冤卽伸家已破矣
命賜之金爲撫卹囚稽顙堂下謝
天子恩德次刑部大人次諸曹郎而曰繆公活我君平
反此二事尤籌擢郎中京察一等以姻家錢唐吳公長
刑部改兵部郎中再薦出守江南之徐州始受事閱舊

牘立訊釋株繫者數十人民歡聲雷動譽大起俗善構訟君不輕受牒不留獄郡日以無事延攬佳士講析文藝處劇而暇顧地當四達使客日至君不甚措意也未幾以屬吏事左官家故業鹽筴有屋在東光還居之作吾愛吾廬記西事起故人招君出關非其意也留喀什噶爾一月即歸時鹽法極敝數變商以大困君尤丁其難不得已往來薊門津水間償債完歲課叫囂塵俗非人所堪予時見之君氣專容寂如故自罷官後愛女溘逝數年閒懿親連死喪癸巳秋七月吾姑卒君神傷甚

亦病矣病但日少食羸弱終未嘗偃臥一旦謂榮琦曰吾今日殆不得度俄持鏡自照微笑而逝時在天津寓館道光十五年某月日也逾月移殯於東光後三年榮琦等卜葬君於蕪湖某原先期奉家狀及君所作蟬定詞及雜箸若干卷屬予銘墓予謂君視詞章抑末耳郎吏事亦非所屑屑皆不足見君生平檢篋笥得君書二通其一解官待勘時寄予京師者略謂自到彭城兩年不虞之譽求全之毀紛至沓來莫測所自曩時知解如在江海波浪中無一篙一筏資身得度者因言心隨境

箸則觸處多迷而必以先儒教人主敬存誠復歸無極爲歸嚮其後雜論太極圖說西銘及首楞嚴義因規予無役文字還心內照意諄切可感其一自東光暫來京師從予借蘇氏易傳明日送小箚謂蘇氏於保合太和節論性情及閑邪存誠注大旨謂不善者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即性也於先儒所謂性似是而實非禪家所訶以昭昭靈靈作佛事者此也二曲先生所斥誤認識神爲本面者亦此也然徒知其非而不知所謂本面者何在所以昏迷沈溺二十年而不知反也君言心性參

合二氏不皆醕此自明以來諸儒多有之但變其辭耳
君則一存其眞不爲諱而當廢黜困窮時猶反已內勘
勤勤若是後簡諡親切葢始終求道之志不易嗚呼是
則難能也已爰錄而銘之銘曰
君志於道能者鮮兮得聖以教君狂狷兮斯文瑤琨折
獄良兮騶君視之等亾羊兮大行孟門荆棘概兮嗟君
値之曷展驥兮華榮風煙天隲命兮死生脤然心一鏡
兮江之羕兮宅孔厚兮淙瀠瀁兮澤乃後兮

西麓許先生墓誌銘

道光十有七年十月七日吾師西麓許先生卒於郡城蓮花橋之居年七十有四子楧於沈邸聞赴將歸營葬具狀謂儀吉子從學我先人最久子其銘桒狀嘉興許氏上世自汴遷明初有諱秀者以捄災被勅築亭旌之號曰亭子許故址猶存祖考諱炳元康熙乙酉舉人大挑一等引對稱旨世宗特命以知州用補山西永寧擢江寧府督糧同知考諱坦容才敏嗜學以同知公前督運積官逋部文追

償鬻衣及屋既盡授徒里中猝病歿妣胡時亦病篤先生方應童子試未有立人皆曰許氏已矣或哀先生貧曰書何益也盍徒而賈冀可活先生大慟曰吾許氏世守破書爾有死不爲賈服闋補府學生亦授徒里中乾隆甲寅舉於鄉弟子汪如藩王楨金辰吉升吉先後皆獲科名刻厲自修雖處貧非其義必不取東南州縣治漕謚取爲公費貧士或操其短食其羸先生恥之有事當過縣倉必迂遠避之曰人其謂我何嘉慶戊辰大挑一等請改教職後四年選授龍游縣學教諭正身勸學

士肅其教斥俸修學宮縣人景從積金萬躬督治以成
猶有餘財爲歲修費大吏引薦固辭久乃部推嚴州府
教授遂引疾歸時樸方宰湯陰郵書教以愛人節用又
曰貪酷汝當不出此若谿刻沽名或欺人利己隕乃祖
風郎以不孝論其嚴如此先生諱鎬一字孚庵晚自號
甓道人著有栖筠齋文稿孚庵詩稿龍游小志配秀水
朱氏有賢行其弟督理湖南糧儲鴻爲之傳先生十
年卒子二長樸嘉慶己卯舉人河南沈邱縣知縣次恩
泰縣學生早沒女二一崔濟陳文傅壻也孫四人女八人

曾孫一人女一人今以年月日葬先生某原銘曰

嗚呼秦爲不義子順避行𨛦可足欲平仲鑒亾哲人允蹈四維以張姑蔑之教朝命時颺我年十三獲從夫子爲析經疑俾精選理程之古辭日在甲巳昧谷闇明夢緜條紀猷之歷之再侍于閭于祿奪志閑肆底醕南北往復終見瀫津胥舟淵語哀我棘人歲月幾何仰焉木壞藐藐後生疇呫矇瞶銘德不文誠身是艾陽驛其思董陟其拜

朝議大夫江南外南河同知加知府銜王君墓

誌銘

太原王氏出姬姓唐江南西道觀察使仲舒嘗偕陽城爭裴延齡不可相昌黎韓子爲之碑居在祁縣其孫祕閣校正希羽遷欽又再遷來歸安居再世有諱英者高行見於穆堂李先生之文以曾孫禮部侍郎以銜貴贈光祿大夫光祿公長子諱耀爲伯父諱邦彥後無子又以其弟諱驊之子諱連璧爲之後君考也任江南淮陽兵備前妣徐氏妣馮氏君諱士鍾字際和號性餘年十

二遭兵備喪孤露奮發讀書犖犖識其大者弱冠佐漢軍李尚書幕府江南遂精練河事嘉慶二年以布政司經歷投效東河調南河治黃河大隄丁憑恭人憂再出以通判奏留南河署江防同知河數溢荷花塘狀元墩馬港口先後興築多倚君黎襄勤公稱其介十九年奏補邳北通判道光元年擢桃北同知旋調外南同知有勞加知府銜性恬淡年近懸車告歸僑居平湖西郭善攝生竟日端坐所居堂羅列古書名畫舊硯墨怪石供之屬婆娑欣賞其中如是者十有七年從子渼自幼

撫若已子道光二十二年春渼在河南上南同知任褰
祥工決殉焉君聞之曰我王氏祠規有沒於王事者進
主中龕並及其父母所以勸忠也渼也臨事不避難無
忝先人矣然發言卽涕泗遂病夏六月十一日戊午時
加酉卒年八十有七諸子卜以冬十一月十二日丙辰
葬君於其縣上五堡之阡君娶德清胡氏封恭人先君
六年卒君爲誌其內行子六長涑坐補廣西河池州知
州今乞銘者也爲縣學生二人注仕籍二人女三皆適
士族孫十三人君嘗謂涑曰士而仕當有濟於民幼見

吾父治民事常廢寢食至今德惠載人口迄已河工之職修防耳銷算耳何足道者我身後毋爲行狀干人儀吉慨然執筆曰斯言也其可銘也已銘曰

河渠大政專官任人禦災斯智拯溺斯仁官竭其能衆被其澤迺謂銖塵無託金石程護於器胥暉於神思道靜居登年返眞瞻我先民質言庸繄佳城崇隆綏子世世

浙江金華府湯溪縣學教諭沈君墓誌銘

君嘉興沈氏上世自湖州竹墩遷祖諱璿甘肅崇信知縣父諱振鵬直隸豐潤知縣皆有仁廉稱豐潤君娶陶繼娶錢又繼娶錢前室妹也君爲後錢氏出諱寶麟號紱齋嘉慶戊午舉順天鄉試年十八道光六年大挑一等願就教職教諭金華之湯溪十有四年引疾去湯溪之士固留君主講其縣之九峯書院又三年而卒二十五年正月九日也年六十有五孤子對薇等舁喪歸明年正月祔於豐潤君之塋予自乙丑會試始識君同寓

先兄裴山舍中夜聞君讀杜詩詠懷北征諸篇拊几慷
慨若悲憤不可堪闖而視之則流涕執卷起予乃有異
於君之爲人也相與縱論詩君則出其枕祕寫本近人
所譔唐律主客圖示予曰觀此乃知賈佛之名不虛予
又以知君志大而內自斂抑行事趾步必謹嚴以此赴
挑之歲下榻予舍中又得讀所爲古文辭予謂君自程
密齋丁見堂沒吾郡文章當在子矣然君自弱冠而孤
奉九十大母暨病母朝夕營菽水醫藥不得息一弟才
敏似君習導引家言得奇疾以沒君煢煢汲汲連治喪

葬必力盡至是貌加瘠語多易倦老矣而志氣特立不衰少受庭訓非義必不取居官謚刻苦自厲以廉正勤穃信於上下爲諸生講經史大義士故感其行而服其教才俊輩出貢翰林璜其一也士有孝行而不善文者以充優生曰功令必於試外舉優者此古人書其德行遺意也雖戾俗吾爲之劣者多方諭誡之或曰恨得見吾師晚矣君曰何晚吏誘掖之怙終者褫之嘗正色折縣宰之陷士於獄者縣徵賦會銀價貴議增折納錢數以君言而止凡逋糧卒指士爲魁有訴者爲湔祓其冤

票宗譜辨其巳戶公戶具其年月升斗名數而召役與之質果逋也則爲之期終君任無能藉糧以侮士者乙未大旱君禱雨勞甚上官委之監振以病辭然勸分必得君而樂輸者衆事有不平平之亦惟君事鼓頭鬚皆白後乃無歲不病也君通荀虞易譔荀氏義及易象類以補皋文張氏所未備及它雜著文稾凡十餘種娶崔氏雲客先生景儀女先生分巡河南君以是客河南譔南汝光水利志十卷君學古愛人體用卓然晚效一官未竟所設施予謂對薇諸遺書若水利志宜先栞布有

行之者庶以慰君之志於地下崔孺人有賢行嘗質奩
幣佐君贖祭田刲臂療君疾後君一年卒有子三人對
薇敷桂應梅應梅嗣爲叔父後女幾人孫男幾人銘曰
廉吏後早登科立廟堂薦象獻壯而老悲蹉跎校官師
舉其職行以義講以德育英才用邦國我所懷昔同舍
讀詩聲振屋瓦思稷契仰悲吒志乎古氣舉詞文鏘洋
傳來茲松邪柏神永綏

故四川重慶府南川縣知縣蔣君墓碑銘

昔宋皇祐中狄青討賊於廣州廣西鈐轄崇儀使陳曙以失律見誅其長官孫抗以私憾誣陷之也其後曹輔提點廣南西路刑獄蘇子瞻與之書曰故崇儀陳侯忠勇絶世死非其罪廟食西路威靈肅然乞載祀典使此侯英魄少伸眉於地下予嘗誦其言而哀之今我念亭蔣君之事何其甚似陳崇儀也嗚呼君姓蔣氏諱作梅字汝和又字念亭大父文學君奕聲早世配節孝鄭氏撫君父明經君榮芳以有立學行重一鄉試輒不利嚴

督君學冀其成名以慰毋也蚤入縣庠有名甲寅舉於鄉嘉慶元年丙辰第進士注選知縣還侍下年二十有四時鄭太君猶在堂撫君而泣曰吾乃今不負所託於汝祖也太君卒乃赴部除直隸盧龍引

見調蜀之南川君爲人剛直而慈愛嘗謂仕宦必當利濟於民固儒者事也於是省徭役恤窮嫠嚴束吏胥訟卽決遣不畱獄修學宮而廓大之飭書院學規增修縣志鐫之木縣境山水環帀北距省會遠行旅出山谿閒春秋水暴發或霖雨漫溢至數十處多道死君爲甃山

石疏渠四十八道又併為九道瀦而歸於通川更築石橋以利上下縣人至今稱便旋奉檄署理西藏糧臺事務往時兵餉由建昌道發到藏卽商人具領不貯庫商貿易出入邊常有銀數十萬往來駐防所當給餉時令下立具無稍後者君以邊地官俗相安久不之改也而舊為之息以充公用者念戍兵寒苦盡散濟之一錢不入已兵民皆感悅居二年無事會番僧與商人鬬商被殺二十七人君按論如律堪布大恐夜請見獻黃金餅高及尺珠寶實焉君怒斥去之俄而辦事大臣某期君

飲中酒爲之請君持不可則固以請君對語峻直某怒
輒譙讓曰爾自問事事可對
皇上乎我將劾爾猶不悟邪君立而荅曰平生不作負
心事何不可仰對吾
君也劾則劾耳拂衣竟歸某踵至啟其庫空焉卽劾君
遂以見法時嘉慶十有五年五月也四川總督常公明
聞之駭曰此蜀之官民無不知者辦事大臣獨不知邪
亟疏救辦析始末事不自君始去
天萬里奏達　京師已無及而君爲淸白吏無負生平

國巳上徹於
天鑒矣而藏中兵民感君恩惠奔走哭奠相與建祠堂
刻石爲象奉之樓上歲時報祀至今君沒後多箸靈異
番僧且爲之祠守云往歲丁亦嘗與校文子見其藍筆
手記同官爵里及試題皆具其五問下皆自爲擬對甚
詳君才敏過人而執事之敬又如此娶李氏側室齊氏
長子達齊出也君沒時達四歲嫡子邁三歲君父遣君
之弟作楫至成都總督常公先已遣人移櫬至遂奉之
歸葬未有誌石達以道光辛丑進士官編修遭嫡毋艱

歸服除北上過開封奉行狀詣予乞碑其墓覵縷前事稽首哭失聲君會試出先學士公之門予故幼識君嘗從君同年數人賦詩一室中清氣溢人目英英出儕輩上猶若可追想與編修語不知流涕之被面也遂爲之銘曰

灌陽之蔣自虞山遷五經世授歷十餘傳兟兟念亭操行齊賢周於恤下鞠謀其全方於事上執義其堅駪駪之足在垤而顛民不獨死以身殉焉從漢趙韓攜手黃泉軍民掐踊酒炙斛闐守闕天遠建祠巍然春秋饗薦

送迎鼓弦靈來斯赫中見戈鋋神旗陳馬衛我窮邊終
膺
恩綍昭此幽阡

張介侯墓誌銘

武威張君諱澍字伯瀹自號介侯考諱應舉涼州府學增廣生君仕封如其官上世具余所爲封君墓誌中母張氏元駙馬高昌王之裔至明而易姓君九齡失母讀書過目輒記文章鉅麗傾一時乾隆甲寅我世父侍講府君偕漢軍蔣公典陝西試得君驚歎目爲異人時君未弱冠余年小於君君弟呼余相愛也君性亢直疾惡如仇好責善朋友閒人多畏君會試蹭蹬久貧甚而館鉅公家主人出其內人夜摴蒲君使其戚譙讓之卒以

譏去又館藏家橋主人召優娛客君怒又去之最後南昌熊侍郎枚請教其孫常錞是歲第進士入翰林充實錄館纂修嘉慶四年已未也辛酉散館改外選黔之玉屏自是爲縣宰三十年處已廉與人忠而剛介特立論事屹然少可亦時時責善於上官守其直終身不易也在黔時滇撫初公彭齡過縣從者索金則挾之百文敏公異焉使署遵義治盜徒黨盡文敏贈詩君和荅諷以擬拔廉吏退語其儕曰爲上官惟此最急旋以思親引疾歸數年起爲蜀之屏山調署興文回本任屏山民

迎於境訴署令獄有私君遽窮治發其所受金貯庫而
言於行省總督先公難之緩其事署令亦訟君乃爲一
奏以上皆聽撤君所執持牢而訟君者無有也則遷延
不決以固君會蔣公代至事乃白蔣公問蜀事對曰公
入境即舉劾屬吏震動然如所舉某守賕某令但倖佛
耳豈爲賢乎蔣公默然退又上書其狂直如此旋署大
足銅梁南谿丁父艱歸再起爲江西之永新署通判臨
江以上漕銀緩去官尋開復補瀘谿又丁繼母袁氏艱
歸遂不出君治事簡易而聰察持法嚴胥役惕息不敢

犯所至令行禁止蜀歲饑爲振法甚周而祛弊絕民乃大飽君謂余曰吾始聽訟好以數言決欲其無留也不能姁姁與爲家人語民多畏余既振民乃甚親余上下相信訟諠易了縣日以無事余喟然曰介侯如君言可爲民監矣君好言振事嘗主講蘭州大旱書與那文毅戒遲緩戒拘方戒遣使云君箸姓氏五書續黔書自定詩集二十六卷文集三十五卷補輯漢皇德傳魏周生烈子以下關隴箸述數十種及世本風俗通諸書諸葛忠武集皆已刻詩小序翼三古人苑五涼舊聞秦晉蜀

典等槀藏於家娶楊氏繼室何氏李氏某氏子五人延壽早卒次振鈞不疑去疾長卿孫三人南仲南季南金君以道光丁未五月丙戌病沒於西安城中和樂巷之居振鈞等將以十月某日葬君某原期迫不及具行狀以余知君久而郵訃請銘銘曰

其文也衆謂卿雲復生其志也思與李杜齊名其仕也既已登天祿侍承明忽去爲吏亦自以孤行一意而師表百城其節厲其才明以濟其直故雖爲流俗所曹惡而理美之莫傾退著書以沒齒揚藝苑之芳聲其藏也

嗟五十年之老友悉乎君之行事而泣爲斯銘

學源先生墓碣

先生諱友泗字學源大興府君長子也未娶卒年十有九時在嘉慶丁巳七月先生有孝友之行有道德之言先學士公哭之慟曰是子也天吾錢其不更與乎屬從兄裴山錄先生手書教戒儀吉之言爲一冊將鑱諸石不果儀吉後以其書示弟泰吉兩人者誦先生之訓數十年來救過勉善雖不能至而此心凜凜不敢忘亦時以迪其子孫於是泰吉以爲先生沒而其言立且繼禰之宗也宜立後乃命其長子炳森爲先生後今炳森已

貢於鄉矣始先生之卒在吳橋縣廨弟震行十歲同時殤大興府君使人持二柩歸瘗於祖考安叔府君之塋右方先生與震行同穴又與其庶母林方隴相接也今五十餘年矣不可以改葬懼久而惑其處也於是泰吉立碣於墓前而請儀吉書其事以垂示子孫且問祭禮記曰殤從祖祔食以昭穆同也震行兄弟也亦昭穆同宜可祔食祔食之儀朱子荅黃義剛問曰正位三獻畢然後使人分獻一酌而已此行於廟中者也今有不能不變通者但師其意辨其先後隆殺也可記又曰妾母

不世祭自是諸侯之禮士大夫家有中一以上而祔者
且及其高祖之妾此亦廟制耳今林方之墓在近歲時
别具魚豕之物薦之子孫世爲之抑亦不違禮意云道
光巳酉黃鍾之月弟儀吉記

謝烈婦墓碣 幷贊

謝烈婦王氏孟津白鶴鎭人父太學生三畏年十八適同邑南朱村人謝作棟作棟應學使者試不售勤學死婦將殉之祖姑舅姑迭止之指其襁抱子而言曰汝夫已矣繄此藐孤汝死誰撫之者婦慨然受命始歠粥每朝夕奠必抱其孤而拜拜不能起淚下如雨見者莫不憐傷之祖姑聞其哭曰吾腸欲斷矣爲之輟餐婦乃退避日飲泣不敢發聲也喪除之明年二月其孤殤未幾祖姑亦沒婦歸告其父母曰女將死矣其父曰舅姑在

何死婦曰是在諸叔今長者十二歲矣數年當娶婦事我舅姑何患無人母又止之婦無言已還問其父曰女子有三從何謂也父爲誦之婦泣曰夫死從子今子死當何從矣父歎而起曰爾自主之矣雖然何忍也婦哭且拜曰兒何忍長辭父母然我朝夕以思我生誠不如我死我志決矣然且無令舅姑知是歲四月三日作棟死三期矣先日婦挈其夫弟幼者一人往拜作棟墓畚土以封之跽而告曰妻當殉夫所不死于夫死之日者以有子也今無望矣今日奠吾夫明日見吾夫矣弟歸

以告舅姑問之對曰無之婦今日往祭者謂明嘗有客不得閒耳日晡乃盡以其衣物與二女妹夜中縊及晨衆蹋戶入一鐙置高處照梁繫者板蔽其外光畏人覺也內衣皆密紉貌如生時道光二十二年也年二十有六其死也與作棟同日衆白其事于縣五月日合葬烈婦于作棟之墓道祭望拜者數里不絕縣上其事于行省將請　旌如例門人謝升三其族也爲予述婦行事乞書其槪碣于其墓前予不得辭重系之贊曰

泰山鴻毛孰重輕婦殉夫死死若生於虖謝婦成其名

臣從王事同艱貞過者式此馬鬣塋

計母沈太孺人墓表

秀水計氏有賢母曰沈太孺人其上世在明天啟中有子賢公者自歸安竹墩遷大考諱貴元考諱如藻皆國子生太孺人六歲遭父喪事母楊以孝聞年二十二歸於慕雲翁諱某嘗自感歎不逮事舅姑虔其祭祀躬滌亭之事數十年至老不怠慕雲翁三十未有子太孺人勸之置滕翁意猶豫則潛屬戚串訪艮家子久之而王太孺人來歸太孺人弟視之服食任使必與已均每晨起焚香祝天願速有子逾二年而光炘生則又祝天願

兒易長成以慰若翁也未幾翁沒太孺人慟幾絕顧光炘幼勉食澀米庀喪畢戒光炘以屏浮華愼交游爲娶婦生孫廣購善本書延名師壹意以教孫爲急已而長孫入郡庠次孫入縣庠太孺人年七十有六卒有孫六人曾孫三人光炘與予從孫聚朝同學相善也念其母之劬勞於已既免喪猶思慕不已因聚朝乞予文諾之而未及爲聚朝又言曰計所居王江涇距縣治遠城鄉往來知計君者皆曰二田謹厚君子也而因以稱賢母之善教如一口其事信箸不然不敢以請予應之曰是

誠然矣抑予嘗聞先儒論詩至樛木螽斯諸篇謂后妃之德莫大於不妒忌非特功容之可勉於外者比而周之所以興後世漢隋之所以敗亾皆由此夫家國之事一也慕雲翁壯未有子太孺人亟謀嗣續幸而得光炘今孫曾輩溱溱繼起計氏之遺緒盛於前時詎非太孺人有樛木之風以致之哉此於婦德尤宜書予大母沈太恭人家竹墩予嘗覽沈之宗譜遷旁郡邑者甚衆太孺人葢同族也故尤樂言之而表於其阡

季母史太夫人墓誌銘

故直隸順德府鉅鹿縣知縣　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提督浙江學政江陰季公諱麟之夫人曰太夫人史氏今閣學芝昌母也考諱有光諸生以詩名太夫人年二十四歸公逮事祖舅靜庵府君者二年事君舅諸寓府君者二十有三年公奉親至孝自巳酉充選貢甲寅舉京兆先後往來京師或躡𠁅筆耕以為養太夫人在家夙夜服事先意承志壹如公之在親側也公以辛酉大挑一等發直隸攝南樂西寧二縣知縣滄州知州尋

補鉅鹿知縣日勤在官太夫人奉諸寓府君之任所夙
夜服事先意承志壹如公之不在親側也小姑既嫁太
夫人迎之歸甘苦與共數十年無閒人尤難之公爲政
仁廉治鉅鹿二年民多戴德直隸故嘗有邪匪倡教惑
衆縣民從之者既逮繫上行省矣大府欲張其事遽加
深劾遠戍輪臺已而
當宁矜疑政府平反先藏是獄者以失入斥降有差事
當白而公沒矣靈轝萬里還入玉門部民不遠數百里
奔號赴喪舁柩道路斯時也家室漂搖禍難洊至訌侮

交作太夫人理喪葬庇孤弱撐柱門戶艱難危苦甚矣

垂十年而閤學始舉京兆又數年官國子監始迎太夫

人京師壬辰 廷對一甲第三人及第自入翰林

廷試累一等司文柄者無虛歲連擢至今官太夫人於

是悲先公之不及見也又念閤學自識字至食餼皆受

教於諸寓府君也賀者在門感喲交頤顧謂閤學惟先

人修德不報以貽于汝也其刻厲淸白盡心職事閤學

肅受命跬步必謹督山東學尤有聲庚子春往浙學浙

士皆奮起聞太夫人疾皆憂恐秋八月朔時加卯卒于

杭州官舍年七十有五閤學具狀告於汴太夫人性閒定澹泊治家無小大必以禮節居恆危坐終日不稍欹倚暮年猶然自幼不食雞鳧後貴盛閤學進一衣一膳必命之儉約閤學妻王賢而蚤世太夫人時念惜之閤學女弟適同里徐鑰則亦迎之歸比歲相從官所孫曾一堂怡如也祿養方隆而變日不再閤學狀言之有餘哀且曰昔先公之葬也未及納石今卜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葬太夫人於黃山蔣家蕩之原與先公之墓近相望也子其銘於虖儀吉幸及於公之門有年矣

追惟我師教誨篤厚之德於今不敢忘銘奚辭銘曰
懿乎太夫人克終我師之志事惟以善教三十年間惟
家之造惟賢之肖惟潛之耀於虖我師淩雲一笑既固
既安長庇乃後昆惟先之詔

封太夫人張母支太夫人墓誌銘

太夫人貴筑支氏贈奉直大夫鹽課司提舉諱廷桂之女累贈通奉大夫河南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張公諱德興之繼室河南布政使今擢雲南巡撫日㬎前任湖北麻城縣知縣日晸之母也太夫人在室無兄弟常以養親爲己任既嫁事姑孫太夫人盡孝孫太夫人喜而命通奉公迎若外舅姑養於家人謂太夫人誠孝無閒內外云通奉公始官都勻訓導母喪除移開泰擢定番州學正逾年卒官年政七十張氏故吳人居黔幾二世

公爲人仁廉而疏於財故於時無强近之親無尺寸之產二子一女皆幼太夫人阨窮危苦中支傾續絕孺子之閔所處多人所難堪而訓子尤嚴明夜自塾歸更爲之課籌鐙環誦不中程不止時稱述先人艱難遺事流涕交頤子女多感動泣下日最長而游學勉以刻厲敦行而愼交游它日歸謂曰有人至書院見汝飯脫粟無槃蔬爲之咨嗟我甚喜同舍與友者必訪其何如人必善士也乃許日最嘗曰爾時雖在遠兢兢自檢常若母之糾察者旋領鄉薦成進士入翰林太夫人以母王老

矣不忍離迨終事始至京師已而自最出守蜀中洊擢至按察使來蕃於汴皆迎養太夫人始至郡廨見布簾紵帳器用粗備郎愠曰汝一身在官何暇分心爲此吾知曠誤公事多矣戒家人儉約必無加於舊每日居家侈累在一家居官侈累在百姓日勵爲令以爲近民也戒敕尤數而於施舍則盡力無稍吝往時自最在敘州創爲厲節堂以贍嫠之無告者若爾人至今歲收養滋謚多來汴值河患給民糜粥藥餌袴襦廬舍斥俸金累數鉅萬皆太夫人命之也而太夫人意常歉然見其子

之遷官輒曰吾始念不及此又曰吾甚恐懼葢其敬畏
堅苦之志操之數十年而慮深遠矣及擢巡撫有
旨馳驛赴滇會太夫人病日㝡乃奏請暫假侍疾因言
母苦節撫孤及仕宦三十年日承母訓狀
上鑒其誠許之奏未返而太夫人卒道光二十六年九
月十八日也年七十有九孫三長軸新本年中式舉人
次軺新庠生先卒次輹新曾孫一紹燕女一人適平遠
黄粲彬前太夫人王遺女二適涇陽康師灝同縣文可
鎮孫女一適廣順但賡𦶜曾孫女一今日㝡等將奉匶

歸葬而屬儀吉豫爲之銘銘曰

高門再興穆行丕煥通惟母儀秉節濟難何以濟之訓

子惟明道正行善以成國楨于家克儉閔民之尼蜀江

豫河配蔡其澤操式金石言如銘箴四牘　發顯惴惴

一心昭我曾形敬告大史體藏斯邱百世可俟

讓殤女窆石銘名璐戚英甫女壬寅夏殤

繄讓殤女臨蘱之苗溫溫玉理奕奕蘭茗靡於昆刃卒彼狹颷九齡孔若伊靜伊仁推食三弟服勤二親至於嫋婦言不先人性美命殂凘生汳没戎馬江淮不能歸骨三號掩坎壹行箸楬讓德之共臣子攸同范宣感厲晉伯以雄懷哉逝矣稚女之風吾方愍憂諡悲徂謝悠悠征塗疇非行者䵷辭萬秋妥魄長夜

記事續稾卷九終

男孫甯謹重校刊